



困學紀聞

175
1.073
5





困學紀聞卷之十七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評文

汪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分

離騷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猶曰哲王蓋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祗敬皇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矣際草木略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

然離騷滋蘭樹蕙招菟轉蕙沅蘭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

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

似亂髮廣志為赤葉紅花今言蕙苗曰江離

綠葉白花又不同藥對以為麋蕪一名江離

言蕙葉本江離者蕪蕪與蕙非一物也

南子云亂人者若言蕪與蕙非一物也

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記董氏

離江離然則為藥江離也

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為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鄣之壅蔽之患也

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

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偏聽之害

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宋王鈞賦宋玉與登徒子偕愛鈞於玄淵子備

子名螺士署人唐人避諱改淵為泉古文苑又

誤為洲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

見文選琴賦注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

淵

所云謂劉安說耳

藝文類聚鑒誠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
曰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誠曰七歲之
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
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
義不行程曉女典曰麗色妖容高才美辭此
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姤信誠子曰古人行
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險易不虧終始如
一諸葛武侯誠子曰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
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名者欲簡嗜繁者

氣昏下蘭座右銘曰求高及墜務厚更貧閉
情塞欲老氏所珍周朝之銘仲尼是遵無謂
幽冥處獨若群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司馬德
操誠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
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脩誠子曰時過不
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動
羊祜誠子曰恭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
之談無聽毀譽之語徐勉與子書曰見賢思
齊不宜忽畧以弃曰栝徒弃曰乃是弃身王
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

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與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凡此皆可為治心齊家之法若馬援王泉之誠張茂先之詩崔子王之銘見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寤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揚

州誄謂督勲勞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

心不引曲禮執友稱其仁婦督不忘微子

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察非也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為誤

韓文公曹王臯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愚按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勾卒云鈞伍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謂勾卒也搏力必秦法未見所出新唐書作團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為椎未冠之稱按史記秦

始呈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唯
擇二人文公語出於此不必改為推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
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縮文璞語
云

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
文公訟風伯蓋本於此

送窮文小點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
有之小癡為大點小點為大癡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縣詹始史因之黃璞

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攷之登科

記信然 歐陽修 薛令之 行獲林於 昌黎而見 登科 辨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

韓關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禱
天刑而柳謂刑禱非所恐 韓以樹禱為非 而

韓宗勳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
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

作貞元五年子為裴令公舉裴寬表邵說作
見大曆四年始生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
八年子厚始生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
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
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務鎮
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上表
其一乃李吉甫柳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
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草書作愈
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公
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
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禹得答子

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衡
以揣其鈞石鉢忝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蟆詩
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文散軼多矣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奠也
艾軒策問以為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
亦未嘗為饒州
平淮夷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群元吉者其
佐多賢矣
饒娥碑按魏仲兕大曆間作饒孝女碣旌其里
閭不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

游黃溪記微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

子桑傲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王參云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廡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效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云與弟季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拙曠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

沈亞之送韓靜略叙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

祭酒之言曰善執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

灌祭酒即文公也白樂天老戒詩我有白頭

驢九錫封廬山公鷄九錫封浚雞山子毛穎傳

本於此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故臯叢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叢廊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始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非唐人可及也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頌過門不息淮南子云

高之趨時冠挂而不碩履遺而不取鹽鐵論
云簪墮不掇冠挂不碩

梁簡文誡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
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
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
其行乎

又大同哀辭曰陳蕃所憇之家久記玄錄之歲
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按搜神記陳
仲舉宿黃巾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門外皆
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歲

數

庚信馬射賦云落霞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
一色王勃傲其語江左早弱之風也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

師其意南豐說非異師其辭

李善精於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
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
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
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至司其精如
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

談經而選學廢矣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為卓不圓為卿范文正靈
烏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題讒醜貪魁曲尽小人之
情狀縮魃之夏鼎也

白樂天云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
於衛叔室達人之言也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
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

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
蓄精思非也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
張得吾易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擊仲氏任呂
太史鈞臺記姓是州曰巖本柳子厚愚溪詩
序姓是溪曰舟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
豫章以木氏郡司馬公保業云懷璽未煖本
元次山出規豈無印綬懷之未煖

張文潛送李端叔序鳥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

不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鳩鳥不鳴
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出兮棊十二而星
羅曰由小棊大兮何有顛沛謂靈棊經也異
苑云十二棊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
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蜜以占衆事
荆公為外祖母苴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
不聞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刺史
廳屏見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
鄰見柳子厚文荆公為文字字不苟如此讀

者不知其用事

大樂十二均圖揚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蟹對
織婦文采元憲作也編於宋元章集三先生
論事錄序陳同甫作也編於宋文公集皆誤
丘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
意異矣慈湖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揚億脩歷代君臣事迹六
年上之凡十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
文苑英華云太宗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
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

覽備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備於七年皆太
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備益公攷之未詳也
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
英華有表有答詔當載於首卷真宗景德四
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
古賢文章重加編錄並繫補闕換易之卷數
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脩事
始之後太平備三書其
乃太平廣記五百卷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
此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

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騫不失古
人之法度蓋田川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
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

澹菴云韓安國不能几賦罰酒二升王子敬詩
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
士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
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
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
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
章正宗謂崔寔政論列於選今攷文選無此
二篇皆筆誤也

誠齋為章燾墓銘云今日士師非未綰士師也

宋明帝紀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

未綰閉眼諾胡母大張索未綰謂上也蓋謂

秦檜頴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

水利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

甫此孫仲益之言也

宋景文云曾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攷

之漢史無鄧通諸賈生之事蓋誤景文謂因

觀前世論著乃

張說為廣州宋景頌曰爆牛牲子菌雞卜神降

福考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

用猶紙錢也按范淳父為郭子臯誌言交子

云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

矣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

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

知書有論道經邦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于

世識者多非之此顏之推所謂誇廢符也於

及正楊維有論著未始示人以為法易曰

白賁元咎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

韶感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

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云擊軒

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

劉夢得歎牛云負能霸吳屬鏐賜既帝秦五刑

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禽鍾室誅傲舟

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忘白公

屬劔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文法倣漢書

前通等傳贊書姦臣贊亦然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

強意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即止妄說即

虛傲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

翻空而易奇文微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

輩為儒林宗至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

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

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技率張文潛答李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

雲大夷門在梁用樂毅書文法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粘

壯見物同而用之異門出淮南子左氏博議

用此呂氏春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

驕得飴以關閉取捷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

忘鑑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

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

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

事厨傳矣文鑑唯載逸黨許希二詩

絜齋先生為接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耳是亦

接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

莫不然至於官情亦薄曰直不高顯耳是亦

任也凡身外之物皆可棄求而易足惟此身
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
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擠於九庸而曰是亦
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鄧士宏與胡丞相書曰熙豐間如司馬溫公與
王荆公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陳了翁與
蔡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
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
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

因而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
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今以圖安依康
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鄧支事也而舊
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此漢鄭珙卒于契丹
王保衡晉陽見聞錄虜俗雖不飲酒如常曜
者亦加灌注常曜即吳孫皓時常昭也而路
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常曜北使曜不
能飲酒虜人強之此殆類癡人說夢也

困學紀聞卷之十八

凌儀王應麟伯厚甫

評詩

陶淵明詩義農去我文舉世少復真汲汲曾中
 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
 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
 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
 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
 卿為贊羅端良為記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閑
 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

於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

味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

吏歸清貧略難傳愚按風俗通曰潁川黃子

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

蓋傳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

詩二句倣此唯改高為桑宮為巷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更

奪蓬婆雪外城博嶺在維州見傳蓬婆山

在柘州郡元志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於唐文唯焦遂事蹟僅

見於甘澤謠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

覲九城誌驄也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

母孔迺此詩迺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

遠

少陵善五言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

善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

不可掩也如是

贈嚴閣老詩
扈聖登黃閣
明公獨妙年
舊更嚴武傳
遷給事中
時年三十二
給事中屬門下
省開元曰黃門省
故云黃閣
少陵為左拾遺
亦東省之屬
故云官曹可接
聯近世用此詩
為宰輔事誤矣
通鑑王涯謂給
事中鄭肅韓
欽曰二閣老
不用封敕
此唐人稱給
事中為閣老也

公安送李晉蕭入蜀
蓋即李賀之父

王無功三月三日
賦聚三都之麗人
長安水邊多麗人
語本此
土門壁甚堅
杏園度亦難
士

門口在鎮州
獲鹿縣即井陘關也
郭子儀自杏園渡河
圍衛州
董秦為濮州刺史
移鎮杏園渡地
蓋在衛州汲縣
非長安曲江地之杏園

杜位宅守歲
按李林甫傳
杜位林甫諸壻也
四
十明朝過午
譜謂天寶十載時
林甫在相位
蓋簪列炬之盛
其炙子之徒
歟又寄杜位詩
近聞寬法離新州
想見懷歸尚百憂
逐客難
皆萬里去
悲君已是十年流
其流貶蓋以林甫故

示僚奴阿段北史僚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
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
語之次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攷諸唐史之芳將王憚之曾孫廣
德初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
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奉使失張騫史
問行人在之句

楊綰謚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雨過蘇端
豈即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道
而端終為憊人豈晚謬乎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
群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
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頗久季友肅代間詩
人也殷璠謂其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
短褐錢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
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畧見子如瓊
枝此即豫章賓客之事也少陵謂王也論道
阻江湖期以致君堯舜季友不但工詩而已
太守宗室少陵謂邦人思之北父毋與欽止
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監察御史為

後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
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
南指道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蔽五雲於太
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
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
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
卒不可悉思謂老杜讀書破萬卷自有所據
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
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
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遂

於星歷張燕公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
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贈閻丘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藏丹青暮龍
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攷之舊史成都閻
丘均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
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
足觀也已

終始任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
注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

陳倉石鼓又已訛按陳倉在唐為鳳翔寶雞縣

石鼓在天興縣南乃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
起鄧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嶧山之
碑野火焚盡此時也

遺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揚國忠以劔南旌節
導駕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密光抱瓊臺放嶺云蔚
藍乃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蔚繼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
盜賊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曰鼓
冥濛衆星爭耀語本於此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均也所羨非
羨然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
節所守如孤松勁栢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
也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
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常臯傳遣
大將陳洎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
營也一本作三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日本
三奇為是滴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盡
見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其間又用方言如

岸慨士銚乃黔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

八哀詩將相宗室之外名士有三焉蘇源明不

汙偽爵其最優乎李邕細行弗飭次也鄭虔

大節已虧下矣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不過行儉德盜賊本

王臣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為救時之

砥濟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又云道國繼德業文人

領宗卿按唐書宗室表得道孝王元慶次子

詢之子微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微之子也

趙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錄以為前太子文學

翰林院待詔顧誠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

即誠奢也注謂顧况誤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金石

錄云潮書唯慧義寺彌勒像碑與懿元雅誌

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改少陵作皇甫德儀碑云

有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榮陽洛曜

又云忝鄭莊之賓客遊實主之山林鄭潛曜

見孝友傳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
為聯句與此同得房公
他鷲詩鳳凰池上應
回首為報龍隨王右軍

宋元憲以鷲贈梅聖俞
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
池上曾食鳳池萍
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
宋得詩不悅聖俞之意
本於少陵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
猶屈子之賦遠遊也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
滄海刑天舞干戚
猛志故常在悲痛之深
可謂流涕

真文忠公曰杜牧之
王介甫賦息媯留侯
等作

足以訂千古是非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
文心雕龍云石南行露
始肇半章孺子滄浪
亦有全曲暇豫優歌
遠

見春秋邪徑童謡
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
乘疑不能明也驅馬
上東

門遊戲究與洛辭
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
雕龍曰孤竹一篇傳
毅之辭

鶴山云禮於生子曰
詩負於祝嘏曰詩懷
詩之

為言承也情動於中
而言以承之故曰詩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
聯句始此
深日詠聯句

與為文心
雕龍公聯
句共韻柏
渠餘製

左傳有虞績莊子有緇謳挽歌非始于田橫之
客

常孟在鄒詩曰我既卷遊心存我舊夢我漬土
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
王我獨呂成公曰孟既致為臣而歸拳拳之
意猶如此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萊子
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古詩人
生忽如寄本於此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攷之風雅尚之以瓊瑩字
而七言也我不敢倣我友自逸八言也

雕龍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御覽載衡怨詩曰
秋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護其
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
我勞如何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
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陸務觀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
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

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
體乃成

詩苑類格謂迴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
云迴文所與則道原為始又傳咸有迴文反

覆詩温嶠有迴文詩皆在竇妻前
賦文典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詩用星星字
出於此

韓子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
意乖

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荆公謂少陵詩與元
氣併唯韓杜足以當之

山谷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
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云李杜韓柳
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
可學而不變可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各劉子澄謂古樂府及杜
子美詩可取者多今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為
有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

子澄著訓蒙
歟新書外書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子聖人
師拱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鴈啖古文尚
書驪堯字也管子云鵬然若謫之靜即驪字
又雨中聯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項弱曰臣
之義不參拜二字本此
送廣帥詩上曰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
馬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擊街至三百
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
南境演蕃露引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
說誤矣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有古既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王胄以庭草一句為情場所忌初學記載胄雨晴詩風度蟬聲遠雲開馬路長亦佳句也
恐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為少陵俗言恐事敵灾星司空表聖詩也

常慶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為序今見于唐詩紀事十二詩謂隱月岫添杯渠竹當繡衣石

榻宿雲亭梅給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士瓶泉也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秩古人有花樹常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常元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吾元負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花部之盛

墨子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隨之於張墨華乎一舸逐鳴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

張碧字太碧黃若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

李赤之類歟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綠枯桑童麋來觸犀歌鵝慘于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玄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犀株衛帳弁兒勇景文詩合宴傳殯帳繞犀皆用此

毛澤民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本李賀貫休詩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馬子才詠文帝云

可憐一覺登天夢不覺商巖夢權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多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

錢起名在策六錢起名在策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頃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眎奴事朱温之杜荀鶴猶糞土也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

損為之東坡因婦去來為詞亦此類也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州是也一字至十字文與可竹石是也一葉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調牡丹也豈知兩片雲載却數鄉稅鄭雲叟謂珠翠也侈靡之毒甚矣

韓文公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平塗不過七百而不知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本書語也奚以汎引為

唐老謙詩鴨鵝譏尔雅賣餅斤公羊事出晉書魏志

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
隱人又云自西此迂叟少迂老更迂則迂叟
之名不獨司馬公也

堯韭舜榮梁元帝玄覽賦始用之李群玉蒲澗
寺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

致堂云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
之末造也陸務觀云倚声製詞起於唐之季
世

寒山子詩如施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出
世說如子張卜商如侏儒方朔涉獵廣博非

但釋子語也對偶之工者青蠅白鶴黃籍白
丁青蚨黃絹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
鳳裘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徑曰有人兮山
徑雲卷兮霞纓素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
惆悵兮孤疑蹇獨立兮忠貞

司空表聖云戴容州皦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
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
李義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

古詩何能待來茲茲年也左傳今茲注云此歲
呂氏春秋今茲美未來茲美麥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艸詩賦詩題

韓文公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謂善為

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

玄圃宴云秋日在房鴻鴈來翔寥寥清景

藹微霜艸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滯苑尚想

潏梁既暢旨酒亦飽微敲有素斯悅無遠不

柔

劉苞九日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陸務觀

陰移

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石湖祥魏文帝雜詩適

與飄風會又曰行行至吳會

應璩百一詩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

春秋

李虛已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

工而音韻猶啞虛已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

所請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包孝肅之志

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

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
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
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
不盡矣

杜正獻公詩因念古聖賢名為千古垂何嘗廣
居室儉為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亡無立錫
文終防勢奪景威恥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
小殿移陳正獻公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
厦屋太渠渠二賢相之清風可以媿木妖之
習

鴈湖注荆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
間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
日出堂上飲之詩為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
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托之詩
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諛言入耳須臾離則明
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愚按揚元素謂介甫
詩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觀
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拚乎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
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寄詩

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
操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賦及時
事者呂榮陽聞之作麥熟縑絲等四詩以諷
之自此不復有前作

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蔡少游晁
先谷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
魯直詩云晁子知立襄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
可以回萬牛文潛詩云長公波濤萬頃少
公峽秀千尋藤黃即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
霜中竹秦文倩嚴舒堯李晁論崢嶸走珠玉

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
齊民暖恨不徧於宿麥深雪詩無出晏元獻
韓持國之右

晏元獻詩二龍變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詩
軒野龍催馭堯宮鶴殿寒劉敞叔異苑太康
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於橋下曰今
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

符瑞圖日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宋景文云
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程公與

云青女霜如矢黃人日故遲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榮惑
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即事云
雨不成遊布路歸出左傳自朝布路而罷今
集中皆注云恐誤蓋未攷也

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見司馬公
之心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
心

東坡次韻朱公校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
鄉我欲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

諫事事名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
承業作諫苑誤矣

吾王定國詩謹勿然謗譏乃我得道資淤泥生
蓮花糞土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美
此尹和靜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
人之仁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夏均父詩藥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
門近古絕倫葦嘗觀藥城為歐陽公碑云公
之於文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義理自勝藥

城評品文章至佳者獨云不大声色蓋得於公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察李周翰注翠察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翬翠察張揖曰翠察衣聲漢書作萃察釋音班婕妤賦紛綵絲兮紈素聲其義一也以鮮明為翠乃古語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豫章以謂譬言之奔焉弟子高師一者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為學文之法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南遷至合浦晦夫時為石康令出其詩藁數十幅事見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為文忠之族非也

夏小正九月祭鞠東坡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

夏小正注止引月令非也同馬公春帖子候

負水亦用夏小正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手只無悔過實連波連波實滔字也武后記云因

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

物理論云虛無之談無異春蠶秋蟬聒耳而已

山谷演雅春蛙夏蜩更嘈雜本於此

題王黃州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

懷餘巧故為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

肉刑論云賢者所制或喻聖人水碓之巧勝

於斷木掘地此詩意本於此機春即水碓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尺出及冢周書王子曰遠人

來驩視道如尺

呈吉老縣丞詩鮭鯨今無種蒲盧教未形注云

鮭鯨此兩姓今無人按太玄雞上九云角鮭

鯨終以直其有犯二字與解豸同亦見王充

論衡云一角之羊也注誤矣

八百老彭嗟杖晚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歲

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嚙遠醇朴乃需師一
字出首子

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
柏之屬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
老杜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
噓字若輕而實重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溫室木何如休望
董賢車仲彌性詠韋執誼不看嶺南圖云政
恐崖州如有北却應未肯受讒夫二詩誅姦

諛之蕭斧也

朱雲為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即得對成帝時言
路猶未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劔斬安昌
勿謂朱游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
以一言亡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傲廬山高而不遠
絕唱實和也

唐子西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本於李誠之
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朱新仲無人馬為
二對飲月成二本於秦少游身與杖藜為二

影將明成三陸務觀誰其云者兩黃鶴何以
報之雙玉盤本於新仲何以報之青玉案秣
姑酌彼黃金壘葉少蘊逸人舊柱于午谷詩
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程致道明知計出
拍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教器之用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
善張芸叟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殊觀六評

者觀此
可以戒

曾文昭公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
有楚人風獨慙太守非何武已見閭州出兩

龔謂彥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為曾子宣作恐
誤

徐師川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言

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為人所傳朱文公

語錄云師川游廬山遇官者鄭謨與之詩後

村謂徐集不載魚須之篇愚攷集中有次韻

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鶴脰綠詩瘦早棄魚須

伴我間本然居士豈即鄭謨歟魚須

朱新仲詠顏曾公公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

州唯一人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者求端凜

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
心糞土

本草翁一名傳延年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

節重陽惟有傳延年

賾有

梁文靖公競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

羞澁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冠天下位宰

相然梁公之句失於雕琢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

絕句於半山最後學絕句於唐人

誠齋讀正觀政要云技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鳴

綠水波東酒傾一斗鳥有容醋設三杯羊鼻

公羊鼻公見龍城錄鄭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晁

景迂集黃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為相使帥漕挽

其來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為詩曰魏

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

如子陵寸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

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

心秋月白

南塘說趙忠定公公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
楊楫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
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乘飛于色一
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孫燭湖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
故意降努力諸公了甚悶不煩魚鴈到桐江
又曰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未
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
二絕甚佳

平園詩生戎馬死佛狸荆公詩生白殺青皆佳

對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記本
於玉汝金吾之對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牆放翁文有銅牆鬼
炊之語出東方朔神異經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鼐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
用龐穎公寇萊公事

本朝絕句有夾際詠漢高祖五言乃唐子李子
詩又荆公絕句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
演蕃露云博黍為鷺不知何出蓋未攷詩為軍

注也細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
改齋漫錄攷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肯如飛
蓬見于詩乃以左思賦為始樹桃李者夏得
休息見于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為始若此者
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

方言斟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堪或謂
之何斟呂居仁荅曾言父詩記我今年病不
斟蓋用此而不知者改為不禁常玄成傳五
世壤僚言五世無官也呂成公銘湯烈母云
湯世壤僚委祉于後而娶本改為壤遠東坡

春帖用翠管銀嬰出老杜臘日詩而注者改
為銀鈎此刑子才所以有日思誤書之語也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又云何知
若人胸中有積立鐵出老杜鐵堂峽壁色立
精鐵又云準擬春來泰山游出漢書田叔傳
又云日月已秋罷出元帝紀

趙紫芝詩謂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
風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
無雪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

入山靈能頡頏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慙

吟倚空寒臨眺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不

可忘陳樞密宗禮景定間字多節廣謙有詩云

其後陳昭入處鏞官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擢藥苑長生詩云真水

黃芽長香風玉杵鳴不為三窟計永伴一輪

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闢搏之月見

沫之星第七聯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戰之收

湯伯紀自微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校好人

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

幾踐斯言也

薛士龍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

徐淵子詩植杞必植梓藝蘭仍藝孫過庭遺訓

在鑿楹故書存蓋以梓孫喻子孫也鑿楹出

晏子春秋詩讖詩經出楹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

新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

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

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

來矣蓋先生前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
筌岐下陽平人元豐中賜號冲熙處士張云
叟為功行碑謂超世之資與陳圖南侔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叙理復命之郭恕
先詩云為逢末劫歸依佛不就新恩叙理官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
文鑑取蔡確送將婦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
躬也

浮溪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水
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為太子令曰若官蠲

墓可給廩

嵯書無

此語

張云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
馬既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鱧何以
貫之維以揚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

所無者盡目為逸詩誤矣

謝語堂

朱文公曰顧况詩有集皆不及見韋應物集者
之勝今按遺集有顧况奉同郡齋雨中晏集
詩云好鳥依嘉樹飛雨灑高城况與數君子
列座分兩楹文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
未歸朝遊子不待晴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

鳴拜子欲無言零淚如酒傾寸心已摧折別

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

程可久先題自題躬怡齋云乞得膠膠擾擾身

霜筠露菊使相親勸君莫厭羹藜藿常已由

來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空竚頻到枕屏

間夜深夢繞佳廬草濕布濺珠過藥欄葵花

已過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問字今朝幾

人至細看履篋破蒼苔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唯高適適位不過常

侍本朝歐王蘇黃出徐陳韓呂繼之八人一

相三執政三從官何其盛也

山谷詩云能與貧人共年殺必有明月生蚌胎

為富不仁者可以警

少陵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

屯乃公孫述留兵之所距白帝五里稻米為

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差帥漕月

得九斗王龜齡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畝

遺忠明臥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

君恩諫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

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
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
之慮此之謂心遠

宋正甫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
攻愧先生書樾符云門前真約頻來客坐上同
觀未見書

葛魯卿借書詩大勝楊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
君山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畫行去藤州三月作小
畫梧州三月作大畫哀哉官曆今不領憶昔

升平淡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

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唐

益問路侍御六月大野性迷光昏
私窓有道人為柱史為我數階真

山谷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萬
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野處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住人中會有葛三來
葛三事出太平廣記第三子

王逢原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氣
得金玉多自憫買居紀廂榮頌影樂冠佩喜
將間巷好持與喜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

焉係安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朝賀
婦及示兒詩也朱子曰其篇所誇乃感二鳥
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
憂世者已不復言矣鄧志完亦謂愛子之情
則至矣導子之志則陋矣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至秦故
不見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
言也車鄰駟賦胡為而收之也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
牧鷄豚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

遺秉稚子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
固窮守道如此今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
恥寥寥孰能景慕前脩哉

唐子西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官中
謂天子為宅家通鑑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
王呼曰宅家救兒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
遂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

文宋瑞指南歸為或人賦云悠悠成敗百年中
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
恨付西風黑頭爾自誇江松冷齒人能說褚

公寵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繡麟

謂徐孝嗣也 英褚公

翁與可上徐直翁詩六丈謀謨同葦服二郎官

職迺翁知

鄭得言 為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祭酒不

悅臺評及之李良翁 為詩餞之曰諸生幸

不笑韓愈官長何因罵鄭虔

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

而力微狂疾之功以為明先君子嘗為投筆

詩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

鄧憲宏曰詩有四忌學伯樂天者忌平易學李

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

詩者忌說功名

困學紀聞卷之十九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評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
分鄧潤甫章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
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
出於此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袵式贊於謙
冲饒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誠
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袵宮成則必缺隅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
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
尚書表六燕相亭試鈇平其輕重蓋用此
周書王會東越海蜃或誤為侮食而王元長曲
水詩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

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躡歸而宋樹伐質殊
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躡謂孔子春秋
演孔圖孔子坐如鸛龍立如牽牛

揚盈川叙郡守云伐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
于色絳為本守則張翥之子迎者如雲叙縣

今日仁之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明之
所斷者父不能爭食粟之雞對的語工

蘇許公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衮表五字
非工張南史詩唯有五字表魏志司馬景王
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
郎鍾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西掖用五字
本於此

張文定慶曆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來
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
是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

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乎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所貴仁者爾尤近之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尊上之德意志慮亦當特善治足以起其文也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為報大名之下難為慶矧無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交脩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溫雅可以見太平之象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迪惟仁祖有若臣脩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皆甲午用事切當如此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

巨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
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
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說苑伊尹曰君
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
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
名威溥初嗣祭王賜詔書不名余章制用說
是事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
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

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

今虜南遷錄我孫大鼎疏言遣

檜間我之牽復檜於失刑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
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
之事擢列侍從優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

當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江表微言
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
音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
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

朱之胤雅陸務觀嘗摘其誤王季海行東坡
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博幾海涵而地負
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
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
計短長之日曾文清求婦侍云朝則倚門暮
則倚閣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李昌敢
弭忘

上官儀冊周王文職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
駕上句用曹荅詩事下句用伯梁臺詩梁王
曰駮駕駟馬從梁來或以駕為卦引沛獻玉
占雨事非也

洪景廬周茂振入館謝啟雖不若董彥遠之博
如栲栳難悟柳卯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
世子之名亦儼語之工者

野處章染菽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盖用劉禹
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
之語又章葉顯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
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
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

王言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初察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使廢此事皆全句

李宗衡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為橫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色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

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丘蛇出泉臺聲姜薨鳥鳴亳社伯姬卒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弟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群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

傳

寧皇服藥赦文陳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
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
己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
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常袞賀雪云重陰益
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脉起
之候皆儼語之工者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難為人
出表記擔負出詩玄鳥箋折閱出荀子生活

出孟子家數出黑子服事出周禮天司徒伏
事出陸士衡詩分付出漢源涉傳交代出蓋
寬饒傳區處出黃霸傳多謝出趙廣漢傳丁
寧出詩采薇箋什物後漢宣秉傳自由出五
行志曉示出童恢傳主者出劉陶傳意智出
鮮卑傳早末出藥巴傳告示出荀子告示者好
布施出周語優施比較出齊語行頭出吳語
當日出晉語地主出左傳越語相於出晉后
妃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和嶠傳消息
出魏少帝紀功夫出王肅傳普請出吳呂蒙

傳子下出太史慈傳牢固出陸抗傳鄭重出
王莽傳分外出魏程曉上疏小却出宋紀間
介出長葛賦無斷婁羅出南史顧歡傳本分
出荀子見本端如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假
開出王峻傳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古老出書
無逸注商量出易商允注不宣備出楊德祖
吾臨淄侯宜備生人婦出魏杜畿傳私名出
列子家公出莊子注也致意出晉簡文紀傳
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思
出劉矩傳不審出韓詩外傳世情出纏子不

世爾來出孔明出師表竭來出思玄賦和質
出左傳正義阿誰出蜀龐統傳罷休出史記
孔武傳慙愧出齊語安排出莊子比數出周
禮大司馬注見在出景人注孩兒出書原詩
注老境出曲禮正義牽帥出左傳先輩出詩
采薇箋如今出杖杜箋居士出玉藻可人出
雜記道人出漢京房傳寄居出息夫躬傳某
甲出周禮職內注道士出新序樹好主人公
出史記范睢傳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
出史記外戚世家三尊傳我輩人出晉石苞

傳對岸出樂志十八九出漢丙吉傳八十九知
浩大出後漢馬度傳兩兩相視出周嘉傳年
紀出光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細碎事手下
出吳呂範傳合少成多出中庸注若干出禮
記曲禮投壺如干出陳何之元傳膠加出九
辨加音豪加牢愁出楊雄傳辨愁音醜墨屎
出列子瘡冗長出陸衡文賦出扶出史記
夏本紀壁畫出淮南子前定出中庸細作出
左傳釋文叙致出世說留連出後漢劉陶傳
問息耗出寶貝后紀已分出魏文帝書物色出

淮南子本師出史記樂毅傳祖師出漢外戚
丁姬傳生熟出莊子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
發遣出陳寔傳天然出曹達傳新鮮出太玄
鈍悶出淮南子誇張出列子悼悵出洞簫賦
近局出陶淵明詩提擲出詩柳箋本貫出晉
江統論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見錢出漢書
王嘉傳

梁簡文為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
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又云熙祖流聰慧之
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資乃啓平

原之封

荷太子 趙入 榛揚 雄重 鳥事 熙祖 元豐 末

皇弟似封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
然熙祖非美事也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
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
拚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斯言可
以立懦志

驢非驢馬非馬 驢馬不鳥鵲不鵲 戰國 可以

為對傅景仁云烹羊忽羔唯帶牛佩犢可對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對遠致不知何國

之白環瑒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 翰苑

三人 庚中 汝談 汝騰

王岐公答韓公詔豈朕爵子大道未昭治亂之

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答

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

明白全引退之鄙蓋傲其意

鄭安晚再相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入中書持

令納節玉會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黃伯庸為賀雪表招徠衆俊無晝卧洛陽之人

獎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吐天

平地尺 雲品 蜀公 表也 周益公用之

耿直之府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何贖方百

身猶將宥之十世

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迂齋

對

李顯忠復鄧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

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度

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

善兵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

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

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受折伯與敢忘稽

首有若號叔閑天尚助迪威正父答詔云受

折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號叔閑天

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

真文忠為原質盜賊詔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

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宇宙至

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其言足以感動

人心

王卿月為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伸連不

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秦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者未有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

須熙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

爾心四老 辭任布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啓云爰

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

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

之非匹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

良貴有舊良貴託先君代為謝丞相啟其末

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原德難酬

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

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瘡果然

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

其親醫藥自厚直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

朕遣黃門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

鄭威愍公謙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桂

權臣之橫恩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

公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
傳至樂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玄都之
桃何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錙銖况并眉之
居瓶恍如夢寐蓋指張詠也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勸業銷倚樓看鏡之懷
窈窕崎嶇寄尋壑經丘之趣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
之意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
是前日非吾無愧矣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
詩率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穎同
於毛遂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玄而謂白
九方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為黃李清卿啓
云斯風未泯則取溫造而暮投石洪吾道不
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

洪舜俞薦于鄉輩嶸監試後輩為江東憲使舜
俞分教番陽啓云東坡斧錢唐曾在門外鵲
袍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徐淵子為越教答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雩
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間或答洪舜俞云
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
東玉佩之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
義也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
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

真文忠為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鳩之役來訴
公判云詔捕鳩鵲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蚶蛤

孔戣猶疏於朝况為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
欲

攻媿為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
平之故態雅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

王孫見柳文姜寧誌

衢州稽古閣書景陶諫于屏其上梁文云皋陶
若稽古事二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為萬

世斯文之主

王相煊嘉熙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温
太真絕衿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

議其失性徐之直指心癡母以辭豫州之命
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
岐公稱之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紙之文簡疑含醜之墨餘
紙見詩具錦笺筆斂于持墨含淳醜出文心

千
雕龍

獨孤馴象世以為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
獻謂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
野歸爾梁山之隅特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

惟賤賄寧恤乎焚軀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
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賦第四韻用運籌惟
帳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
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
非誤也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
一聯有用洪鍾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典
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鍾萬鈞此必該
洽之士遂預選紹熙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

有用東坡船連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幸不幸若此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柱士守之而不足蚶蠲非輻萬直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辨由仁非刀匕是共膳宰舉席間之緝釋椎鑿而上輪人議堂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困學紀聞卷之十九

困學紀聞卷之二十

後儀王應麟伯厚甫

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虎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李翁王稚子高貴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

文苑誤為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纒
房子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
許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季氏
之惡已熟是也佛者曰誠實行惡見樂為惡
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
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
言也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
而藏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完辭

以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
避但六慶曆二載而不紀月日以寶錄攷之
乃二年正月辛未也蘇子美作寶奎殿頌同
益公題其後云上寧宗工更為辭章者謂呂
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實錄云命夷簡
撰記而說齋謂煥手書親加紀述亦誤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官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
甫為學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
六道權直院莫儔獨宿

翰苑未嘗草詔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

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命學士院撰述

親王初除有布政勝首云應某軍管內尾云勝某君仍散下管內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考淳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勝乃云嘉州管內蓋草制者失之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勝威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勅書示諭本鎮亦唐朝節鎮之制也若封王

或以國如周魯或以州如兗雍之類未嘗有所領之國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勝下福州余引故事勝所領兩鎮

陳自明紹熙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

記用褰尺字以為犯濮王諱讓音慶元四年

從臣薦之謂表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乃賜

同進士出身徐子儀嘉慶中誠宏辭甘石巫

咸三家星圖序引周禮纂人巫咸本法巫當

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薦于朝不數年

入館掌制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齊字

朝美本此列子曰務本游不如務內觀陸將

字務觀本此魏傳石生而堅唐本淮南子備持

正本詩提提其注箋黃鑾直之字

朱文公門人晏洙晏音緩晉有晏清

西王母山海經云沃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喜嘯

居洵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

漢天文志天曜而見景星注曜精明也集韻云

晴字
易繇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間可倚杵於何

藏河圖挺佐一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

歲之後天可倚杵揚敷天詩有倚

士冠禮眉壽萬年古文眉作縻博古圖雖公緘

鼎銘用乞縻壽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殺籽音鴉牙雜記注嬰猶

鷺彌也孟子音義倪謂繫倪小兒也

周禮輔人注鮒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

石古文帛魚鱗鱗又云有鱗有鯢即白魚也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儀禮大射孟食

指註將指無名指孟小指

禮文

孟小

指

儀禮云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

事獨究州為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

少游子湛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藥城詩云去住由人

真水母單馱粗足以山堆

殷云小說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

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東坡

詩自甘茆屋老三間簡齋詩士龍同此屋三

間又云士衡去國三間屋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

也張文浩謂波稜自坡陵國來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尸子亦

云醫洵者秦之良醫

巫彭作醫秘岐伯祖世之師曰儻貸季隰上

古醫曰苗父熾

黃石地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拂林之奇為衆

推服即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承

少穎文所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拂樗也諫

儻明字和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

士若胡若劉方德順陸亦顏胡原仲劉致中見呂居仁寄和伯少穎迂仲詩

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愛慮
呂成公謂爭校是不如斂藏持養

李獻護陳東之喪黃子游贈歐陽徹之葬皆義
烈士也李明人黃亦寓居焉志吾鄉人物者
宜特書之以厲流俗

淳祐丙午衢士紫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來
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
後車誡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去叟
僧道潛復以自號

質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
質為陸贄贄即陸淳

磨衲集王公庭秀作於紹興壬子攷其論議以
鄭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法
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為謬賞謂蘇
黃文章為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
而以易傳為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
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險茂
惡家以荆舒為師人以章蔡為賢邪說設行
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孳士習孰

見聞至紹興間邪說猶肆行筆之簡牘不恥
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吁風
俗移人可畏哉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發唐陵者溫韜也惡復
誅臻天道昭昭矣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
關雎作諷姜后請愆况朝而受業為士之職
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
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
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故尚所以

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
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
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
觀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
起不待鳴雞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
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
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為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
其精妙比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
積年遂善方技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

閑針藥母疾得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
究極醫方誠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
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銅川夫人好藥子
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
曹老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而權以母
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肅母有疾視絮湯
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頗有痼
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沔
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可
不知醫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間道奔

本朝舍世祿為寒士乃絕口不言自禮部郎

使燕道涿州良鄉建統和十年歲在統和
十年伯溫高天父所建統和十年歲在統和
本朝伯溫記其異今按宣和六年壬辰隨百非
壬辰也

蘇魏公書快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
倦聖賢可及浦溥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飢
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
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

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
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
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
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於貧史記馬遷七畧
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
家貧無財賂有傲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然
何足以為妙論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廟冕九旒服
九章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增廟九中尊孔子

為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宜用
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
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
思始也士之有諫自此始也邾婁復之以矢
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髻而吊也自
敗於臺始也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
伯之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
魯昭公始也下殤用棺衣自史佚始也庭燎
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

文公始也大夫疆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宦於大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左氏傳始用六佾晉於是始墨始厚葬始用殉魯於是乎始鬻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始用人於臺社魯於是始尚羔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作俑者始之不謹末流不勝其蔽劉懋撰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馮撰鑿續事始高承增繪益

為事物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

司馬文正公言唐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蘇文忠公言春秋書作兵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化為坎先風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

江表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

進德脩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陳正獻公頌曰懲羨者必吹於鑿傷樞者或戒於李楚辭惜誦云懲熱羨而吹鑿比夢瑣言唐明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食棗不康他日見李思戒曰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定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

耳體察如此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部而民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蓋周之

盛也魏帝王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金以鹽攻玉以石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

音色為蹄景祐元牛以土年經四篇頌下天
下丁度為序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
石者星質也東坡以圮上老人為隱君子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
畫范魯公相本朝其誠子姪詩曰堯舜理曰
深泉薄冰猶不忘唐也

劉夢得曰於竊鉄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撥蜂而
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
坡辨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撥蜂一句云於投

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
惑

晁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
語之公曰自然之今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
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慈湖
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
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
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
語道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為元

相國

李長吉有春婦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張

吉故居云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辭調

三鄉東

唐六典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

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槌之鍛後漢華

佗傳云五禽

詩釋文章木匠云葑蕀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

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張文潛

詩蕀菁至南皆變為菘菘美在上根不食瑞箸

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丘之容衆

郭有道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

儉者心常富季元衡儉說曰貪饕養以招辱不

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

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

儉而安性皆要言也

荀悅申鑒曰觀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

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劇則安許渾詩遜
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章妨步
則雞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
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
詩云人生群動中一氣本不殊柰何欲自私
害彼安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見周子窻前
草不除之意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
處之仕宦常以其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

於達者也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
董卓之遷都也拂百姓以從已欲其效可睹
矣

後魏溫子外閭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
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
無遠彫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
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
此上梁文之始也觀卿嬭嬭之

真文忠公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

盡仁義

傅玄席銘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即孟東野寸早報春之意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

興者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至晉武太康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隋文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百八十萬玄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兵禍之慘如此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沁者之

吉游者之凶同致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
乃控之厄東坡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
風來者怨本此意

隋陽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

沈后長城公謂陳后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
也通鑑釋文以沈音沉謂沉面之后誤矣

曾文字彙和為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
閣書目書講義博士曾肢等解蓋誤以故為
肢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

之利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
於河橋之役與王師為敵其不忠大矣德林
領以死奉楊堅復以所事齊者事周矣二國
何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宜
諫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才別會食數千
遭飢荒羅鼎作粥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
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
輿地者謂古南蜀人為作清風堂其謬妄
甚矣物則秉彜之詩古南庶幾知道者而不
能察撥蜂之謔能知而不能行也

三藏之傳論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四體書序

攷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

有鯢鰲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

王巾字簡棲作頤陪寺碑說文通釋以為王巾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孟獻子

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強其所

不知

集古錄李陽水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

爾按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

號城隍神則唐前已有之

唐子西探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園西河渡橋南

越悲賦下冊未

集古錄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

破項實得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藥歐陽公

云蓋不知為何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

自城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

與楚相距築陽數歲漢常困頓君王出武關

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辭令築陽成皋間且

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轄河北趙地連燕齊君

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
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
軍宛葉間此即轅生也轅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仙門曰
望仙殿陽公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
碑按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
祠集靈宮武帝起公偶求之致耳

容齋五華石左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
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風
郵石楊文公詩亦作郵客石郵風惡

州四也景福元年明州將黃晟自稱刺史五
也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瓌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
二月紀乃謂三年七月當從通鑑瓌字挺秀
見世系表

孟子舜黜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
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范文正公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教人坐王叔
文黨貶廢不用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決事禁
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常臬

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衡之揣太子
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無駁因其成敗而
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唐一經誅姦諛
於既死茲潛德之幽光豈無意於諸君子也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云學
常擬淮南子擬說苑
唐百官志守官令席壽三年醜壽五年禔壽七
年唐本考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人稱八米盧郎或
謂米當為采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

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朝

四三王六五帝四三墳六五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
其筆現君苗未知氏姓致之雲集有與平原
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
而崔均苗作之聊復成前意始知其佳君苗
也

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
而雅好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

先辭而後情尚繁而不取悅澤兄文章高遠
絕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
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令意視
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節令便道之職
茂安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
能復食姊晝夜號泣舉家慘感昨全伯始有
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有短狐之疾又
有沙蠅玉篇蠅也螻螻也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
足下可具土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答書曰

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
有大湖廣縱千頃此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
巨海往往無涯記船長驅一舉千里此接青
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川以
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
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錘成雲下錘成雨既浸
既潤隨時代序官無滯滯之敕民無飢乏之
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禁辱既明禮節甚備
為君甚簡為民亦易孝冬之月牧既畢嚴霜
隕而蕪葭萎林鳥祭而罽羅設因民所欲順

時遊獵結罝繞岡密圍彌山放鷹走犬弓弩
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
之至樂也若乃浙過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
退采蚌捕魚鱸鮪赤尾鮫齒比目不可紀名
鱸鰠鮓炙鰓鯨承石首臙鯊鯨真東海之俊
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
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
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
意所居沉淪淫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
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

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鄧
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李甫
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歎是以興化桑弧蓬
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
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
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
夫賢婦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
茂安又荅曰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語
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山海經異物
志二京三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

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真奇作也可
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

荀子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嗚然而終日不言
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
其言可以見子夏門人之氣象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
滅秦也陳涉起於蕪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
反爾天道昭昭矣

東坡觀棊詩誰與棊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
下其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稜吟兮秋

鶴與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

徐仲車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
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
顧也鄭祭可謂知其量矣後村詩謂未必未
三能跋扈祗因鄭五欠經綸朱温之篡崔柳
諸人之罪也於鄭祭何議焉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二年五臺山真容院太
宗御書閣已曰寶章矣

水經注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

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

輿耕於方城城曰方城楚狂楚狂接輿

楚狂接輿聖人聖人罔絜絜春春人人楚楚一一野野也也胡胡明明仲仲日日沮

史謂絜也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是矣矣以

多為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

繹以萬卷自累崔儵以五千卷自矜考法乘

之不治事盧殷之資為詩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簡之廟堂之上而銷

未形之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

言也劉向九歎云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言

人君為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謂以

議宰相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

用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

然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

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

後

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
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
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
督責而安忍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
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李微之曰秦璽者
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國四寸至漢謂之傳國
璽迄於獻帝西實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
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
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

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隋謂之劉裕北伐得
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開
運之亂沒於耶律文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
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
亡則已久矣

受寶之禮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
命之寶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製之其後凡嗣
位則更製乾興元年仁宗即位嘉祐八年英
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寧十四年京
東河北節度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命之

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府
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翟朝宗以玉檢來上其
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
於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
朔旦御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閣玩對蓋三
宗製位璽也而更為寶圖也而更為檢古者太史奉諱
惡豈有是哉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為大師專制一道必以文
臣為經畧以摠制之咸淳末德祐初賈降恐

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賈降矣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雖雜晉有鹵簿儀
齊有鹵簿儀陳有鹵簿圖唐有大駕鹵簿一
卷玉象書鹵簿圖景二年王欽若上鹵簿記
三卷天聖六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景祐五
年綬取舊簿編益新制上鹵簿圖記十卷政和
七年詔改脩宣和元年書成三十三卷飾以
丹采益詳備矣

趙安仁作戴斗懷柔錄王梅叔作戴斗奉使錄
戴斗請北方爾雅為空桐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其形如履點種塊麩熾之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司馬相如論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憲庶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

思思則善心生寤寐無為澤陂之詩所以刺也

劉之道輝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默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轍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大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生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學者當以此為法

天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
程子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
及

巧言為辯文子為學東景文云此後魏北齊皇
俗為字也

庾信哀江南賦車蔓支以轂走官之奇以族行
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風絲者智伯欲攻之
鑄大鍾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絲之君將迎鍾
赤章蔓支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風
絲亡文魏駭作曼文魏駭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鼂子止昭德讀書志攷之
東京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
獻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
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
園多閑佛書記室嚴堂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
於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
之人或云美玉按紀年云桀伐岷山得二女
曰婉曰琰斷其名於荅華之玉荅是琬華是
琰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建漢宮閣疏云神明甚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

建元後王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隋志又

漢開皇

林靈素作神霄錄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

獨李綱傳崧卿曾幾移疾不行贈弼調輔致

為欽頓解當明也

傳弈耕釋氏謂中國幼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

宋景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譎誕者又

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

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

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

姚崇識子曰道士本以玄牝為宗而無識者
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無業斯言當矣致
堂謂經論科儀依依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
庭為之攷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誤以北辰為北
斗蓋近世依託為之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
見度人經

漢屬實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
增一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

門皆稱釋種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
其徒猶未有稱僧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授
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常道猷本
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
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
水茹葷屏酒酪可汗常與共國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
道釋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釋
興而盛道衰至誠齋謂伊川之戎被髮以祭

君子以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
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為好此五湖耶律之
先驅也朱黼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
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為秦
燕之仙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為
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讖人心定
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
之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注詩
云西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

之類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謂有聖者李知
幾謂意其說佛也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
時西方有傑戎窮幼鴛空說通曆云孝王元
年佛入涅槃唐六典注謂釋迦生當周莊王
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不同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鑿注
云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
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
按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正義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

以長曆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是夜
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
蓋陋儒之佞佛者傳會為此說

滴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識言釋氏之教興廢則
識書其來遠矣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
地獄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
慘酷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
盡之矣曷為求之它

○通典唐有符祿正謂之視流內

祿呼煙切
胡神也

永嘉張厚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
貧而不顧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
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
水真文忠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
木死灰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襟妄敷戒業躁競盈胞謬
治清淨可謂切中其膏育矣誠齋詩云梵王
豈是無甘露不為君王致蜜來魯景建云此

身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婦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因避諱而為此彌祥符中以聖祖名改玄武為真武玄禔為真樛崇文總目謂太玄經曰太真若迎真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末也曰女冠為女真遂為亂華之兆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言耶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剽襲列子之言非實事也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八師子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詣佛所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惟佛與佛出法華經

放翁載長蘆宗贖師頌云天生三武禰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三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谷開先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

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
州以斷薪續禪林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篋
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十家之
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
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數
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
豹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山谷
之言至矣宗贖以浮屠氏而能為此言其墨
氏而儒行者與

儒之教以萬世為實釋之教以萬法為空

北齊文宣敕道士剃髮為沙門徽宗令沙門冠
簪為德士其相反如此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

蘭蘭蘭此即蘭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
浮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
太宗亦為之何哉

西山先生王題揚文公所書遺教經學佛者不
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
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

妙鼓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
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
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佛然怒形
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
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哉發人笑以此推之
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
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
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
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
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

浪語者

錢文季維摩菴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
視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
乃不能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鄧志宏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徹
塑象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
識者猶不以是為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為先
吾儒之道其然乎

通鑑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
山蘭若額為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

者為拾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南亭記賦餘法山
臺野邑賦餘所

困學紀聞卷之二十

孫厚孫寧 孫校 正

慶元路儒學學正胡永監刊

右厚齋王先生困學紀聞二十卷 先生諱
應麟字伯原自號深寧叟曰原齋云者鄉人
門弟子尊敬之者為之也先生平日多著述
是編於經傳子史各有攷據評證於厚學是
益見聞得錢諸梓則其益博其傳遠工費浩
事未得遂泰定二年冬十月
荆東道憲司官行部蒞止肅訪之暇詢及是
書謂未有刊本為學校欠事
翰林學士袁先生亦專舉明謂宜傳遠惠後
學於是具詞申請之于

按府轉達于

憲司

宣尉司都元帥府咸是所請乃鳩工度費於
學儲給焉工食之粟則

翰林學士袁先生倡助之本學官及岱山長
共助以足其用凡書者刊者董者觀者莫不
以是編得傳為大喜幸翕然集事嗟夫王先
生所為書又不可遇一旦得錢諸梓王先
之志卒以遂此蓋遇

鑒識之明主張之力作成之功而然也刊書

成謹識卷末俾觀是書而有得者知所自云
泰定二年十二月癸卯慶元路儒學教授吳
郡陸晉之叙



大
名
籍
外
不
名

大
名
籍
外
不
名



